

書 叢 學 哲

史 學 哲 臘 希 的 評 批

著 斯 塔 斯  
譯 彭 澤 慶

哲 學 叢 書

批 評 的 希 臘 哲 學 史

斯 塔 斯 著  
慶 澤 彭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哲 學 叢 書  
批 評 的 希 臘 哲 學 史

此 書 著 者 權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年 二 月 初 版

每 冊 定 價 大 洋 貳 元

外 埠 酌 加 運 費 匯 費

發 行 所	印 刷 所	發 行 人	譯 述 者	原 著 者
上 海 各 埠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寶 山 路 五 〇 一 號 王 雲 五	慶 澤 彭	斯 塔 斯

Library of Philosophy  
A CRITICAL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By W. T. STACE

Translated by CH'ING CHÉ P'ENG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Feb., 1931

Price: \$2.0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 原著者序

這部書的材料以及文字的大部分，都是我在一九一九年春間的講演，不過目次爲便利起見是從新劃分的。當時聽講的人不止是學生，也有許多普通的人，大都沒有哲學的素養。所以這部書和原來的講演一樣，也不假定讀者預有特殊的知識，雖然普通教育程度是不可少的。凡是哲學上專門術語，初引用時，都加以詳細說明。對於每個哲學的觀念，尤極力儘可能方法使之明瞭易懂。但是須知我們的許多最廣大最艱深的概念都從希臘哲學裏面而來。像這些觀念本身都是很困難的，無論說得怎樣清楚，也要費思索的。要講靠着大量說明能使哲學變爲容易，那便是欺人之談。

希臘哲學就在今日也決不能算爲古物。牠的價值決不僅限於考古學和歷史學上。在這部書裏，我們所討論的是活潑潑的東西，並不是已死的東西，決非一個過去時代所留存的殘骸與朽骨。而我編成此書，也祇是爲着活人，決非爲着那些採掘化石的人。我要是不相信從希臘哲學裏至少可以找出來一點不會老朽的真理，縱然叫我在這上面犧牲我的生命的五分鐘，我也不肯的。

現代有名著作家威爾斯 (H. G. Wells) 在他的『最先和最後之事』 (First and Last Things) 裏有一段說：『我們不教青年運用其心智於所謂形而上學的問題的那不多的幾個普通的基本的問題之上……我

們不教青年用其心智探討問題，從而矯正其心智，發展其心智。這正是希臘人的方法，我們崇拜這個民族如神明，卻是不採用他們的方法。我們對於我們的青年，不講哲學，而講哲學家；我們儘教他們讀了一本書，再讀一本書，祇告訴他們別人對於這些問題的議論是甚麼樣。我們躲避形而上學的問題，而大談具有各別的程度和性質，言語不通，環境懸殊的別人對於這些問題的討論和解答之半消化了的見解……這正如教授數術入手先講羅馬數碼的淵源，再及於住在西班牙的亞拉白數學家的歷史和動機，或教化學而先講培根（Roger Bacon），或教比較解剖學而先講奧文爵士（Sir Richard Owen）一樣地無用……時候到了，負教育之責者不能不知道所有的哲學問題，在每個人的心裏都是要從新做作一番的。我們所需要的是哲學，不是浮泛淺薄的哲學史的知識……研究形而上學的正當方法，和研究數學或化學的正當方法一樣，也是要討論人類思想在這等問題上的積聚了的和消化了的結果。』

這些話一般人是很歡迎的，實則似是而非，斷不可當作完全靠得住的。這固然也有一部分真理，我們的教育系統棄口語的討論這個有力的武器，希臘人用之如是有有效的武器，而不用，提倡書本知識而喪失原創的思想，這實在是毫無根據的。然而就以希臘人而論，我們也須知（一）他們之所以不甚研究哲學史，也因其時沒有許多哲學史可以研究，（二）假如一人以為希臘的大思想家於組織他們自己的體系之前，不已完全通達他們的前人的思想，他便是大錯，而且（三）有些地方，對於口語的討論之太過的信任——這個錯誤正和我們的相反——也引

起了智識上的不忠實、詭辯、浮誇、淺薄、對於真理的不尊重，以及一切原理的缺乏，哲人學派的情形便是這樣。

至於以數學化學等方比哲學，這實在由於一個虛偽的見地，由於不能明瞭哲學的真理的本質，及其與數學的化學的或物理的真理的根本區別。假如伊萊托綏尼斯 (Eratosthenes) 估計地球的圓周如彼，而現在發見了如此，新見解便推翻了舊見解，取消了舊見解。一個是準確的，一個是不準確的。不準確的見解，我們可以完全忘記牠，拋棄牠。但是哲學進展的原理與此迥不相同。哲學的真理決不比數學，其解答可斷為確定地最後地正確或非正確。哲學的真理是逐漸開展的，在時間裏面循序產生許多連續的哲學體系，必於全部的程序之中，纔能見出全部的真理。亞里士多德的體系不僅推倒和取消柏拉圖的體系。斯賓挪莎 (Spinoza) 也不僅是推翻笛卡兒 (Descartes)。亞里士多德乃是所以完成柏拉圖，斯賓挪莎之於笛卡兒亦然。其餘的人從來也莫不如是。伊萊綏尼斯的計算是單純地錯誤，所以我們可以把牠忘掉。然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斯賓挪莎，來布尼疵 (Leibniz)，以及其他的體系卻都是真理的一樣的分子。他們在今日是真理，無殊於在他們各自的往日，雖然他們不是，從前也決不是，整個的真理。所以他們不是單純地錯誤，已經成就了，完畢了，結束了，從而我們也不能夠把他們一筆勾銷。要把各家學說總合起來，把真理的所有的各樣分子銜接起來，而造成一單純的有機的整個體系，可以代表知識的最近的總結果，可是不可能的，另成一個問題。不過像這樣的一個企圖從來固為人所努力不息的，但是如果對於先前的所有的體系不先有一個澈底的知識，即是，對於真理的各別的成分不先有一澈底的認識，要想了解這個企圖，

造出這樣的一個總結果，這是沒有人肯認為可能的。而這個企圖現在也正是哲學史的一部分的目的啊！

所以任何哲學思想，如對於過去的體系不先有一澈底的研究，以為其根基，斷然陷於淺薄而無價值。其認為這種研究可以不需，憑着我們的頭腦可以造出各樣的東西，每個人都可做他自己的哲學家，都可照他自己的方法建設他自己的哲學——像這些觀念實在是很空虛而膚淺的。這種思想的一個很好的證例便可於剛引用的這位有名的著作家的形而上學的態度中見出。他的所謂形而上學完全根據這個假定，就是知識及其對象是並存而分開的，一個在這裏，一個在那裏，遙遙相對，而知識便是一種工具，這個工具由外執捉其對象，使為自用。其實這裏一用到『工具』這個名詞的時候，其餘一切，包涵知識的無效在內，便都成了當然的結論。這個假定——知識是工具——我們的這位有名著作家用來實在太武斷了。他一點也不會顯明他曾覺得這是一種假定，還需考慮，或者，別人能夠另是一種想法。但是一個人祇要是不僅乎浮泛地涉獵過哲學史，而是真實地受過牠的訓練，一望便可知這是一種假定，而且是一個很可懷疑的假定，這個假定誰也不當毫不躊躇地告人，一若其為不可辯駁的真理。他還許能發見這是一個錯誤的假定。他定可以見出威爾斯先生思想途徑表現一種主觀主義，和希臘哲學精神衰頹時所發露的主觀主義性質上相同，這正是希臘哲學最後沒落的原因，實在是很不祥的徵候。

因此，我要勸告青年不必注意那些華而不實的議論，在形成他們自己的哲學主張之前，必須澈底地和忠實地研究和貫通所有過去的哲學進展的歷史，先自希臘，再及現代。誠然，這個目的僅憑讀一本或幾本撮要的哲學

史是不能達到的，到底必取大思想家自己的著作而研究之始可。但是物有本末，事有始終，這樣的哲學史的作用並非所以完成哲學的教養，而是所以肇始哲學的教養；把後來所須精心研究的先作一概括的鳥瞰，實爲初學下手最好的方法。不寧唯是，對於各種哲學的發展的經過和歷史的關聯之研究，在哲學家自己的著作裏也是找不到的，而在哲學史上則爲一重要的工作。

復次，這本書裏有兩處缺略，這裏要說明一下。第一，在討論柏拉圖政治學說的時候，我是根據他的『民治國』的，沒有說到『法律論』。這在一部政治思想史是不許的，縱是在一本哲學史，若對政治特別着重，也是少不得的。不過在我看來，政治和哲學的關係比較地最爲疎遠，所以對於這個题目的討論是可以從略的。此外，『民治國』一書無論著作先後，在我看來，實在顯示柏拉圖的見解，而非蘇格拉底的見解，畢竟是柏拉圖的政治的觀念的明白彰著最具特性的表現，不過這個觀念到後來因爲遷就實際，大有出入。

第二，有人說觀念論是蘇格拉底的主張，並非柏拉圖的學說，柏拉圖自己的哲學不外乎一種神秘的數論，連帶着些有神論的和別的思想。抱這種見解的，邊納特教授 (Professor Burnet) 便是一人。我不相信此說，但是在這部書裏不便詳細討論，我以爲與其語焉不詳，不如置之不論，所以沒有提到牠。這個問題和邊納特教授關於巴門尼底的解釋，其立足點也全然不同，他的這個解釋我在後面是討論過的。那是關於一種哲學的真意的說明，而這不過是關於一種哲學的創立者爲誰的問題。那是原理的問題，這祇是人的問題。那對於哲學家是極重要的，而



這僅乎對於歷史家和考古家有關係。這就如同培根和莎士比亞的問題 (Bacon-Shakespeare question) 一樣，真正愛戲劇者實在不必管這個問題。無疑的，柏拉圖和蘇格拉底的問題對於考古學家是很有功的，但是無論觀念論是出於何人之手，根本上畢竟沒有多大關係，我們所需要的是了解這個學說，正確地認識牠在哲學上的價值。本書注重各種哲學的觀念、真理、意義和關係，至於考古學上的爭辯，一概從略。本書固不僅為哲學的概念的討論，且亦為哲學史。但是這裏所謂史之意義是把哲學思想就其歷史的繼續和關聯而順序說明，期於使人能明哲學演化之遞嬗，因為思想是向着一個一定的目的而進展的，其逐漸地和穩定地發達而臻乎理想主義的頂峯，繼而衰落，終於崩潰，其一貫的軌迹不僅乎是深堪玩味的歷史的現象，而且對於這個軌迹沒有一個具體的概觀，要想對於哲學本身得一正確的概念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這個緣故，威爾斯那便一定是對的，而我個人就定必完全拋棄照着歷史的秩序討論的方法咧。最後，讓我聲明這部書稱做『批判的』的意義，其為批判的是不在年月時日卷帙文字及其他相似的考據上，祇限於哲學的概念上的。

我在這裏謹致感謝於錫蘭 (Ceylon) 高爾 (Galle) 麻亨德 專門學校 (Mahinda College) 前校長握篤華 德先生 (Mr. F. L. Woodward, M. A.)，承他們的盛情，幫助我編成了專名索引，還給了我不少別的助力。

一九二〇年正月著者序

## 譯者序

希臘哲學爲西洋哲學之淵源，現代歐洲一切思想的胚胎，大抵都包涵在希臘哲學之內，實際上，晚近西洋文明也就可直稱爲希臘文明。所以要想研究西洋思想，對於希臘哲學，非先有一個相當的認識不可。當然我們如欲作進一步的研究，必須取各大哲學者的原書讀之纔行，僅看一本哲學史是不夠的。不過在初下手的時候，先作一個歷史的研究，把全部的進程的各階段和其一貫的關係作一個鳥瞰，是很可以幫助我們後來的研究的。尤其是研究的時候要取一個批評的態度，這實在是探求一切知識的一個極重要的條件，初學者必須很早地養成這種習慣纔行。譯者作成此書一半是自己練習記憶，一半便是要供給這種需要。

譯者很慚愧，自己的學問很淺，從未出國門一步，文筆是很笨拙的，而且譯這本書的時候，因爲環境的關係，手邊一本參考書也沒有，以致有幾個佛教的專名的中文譯名沒有尋出，祇得譯音，其他錯誤缺漏的地方一定也是很多的，還望讀者和朋友們不吝指教，俾將來可以有改正的機會，這實在是私衷所至切盼禱的。

十九，十，慶澤彭。

# 批評的希臘哲學史

## 目次

第一章	哲學概說及希臘哲學之來源與進程	一
第二章	伊阿尼亞學派	一六
第三章	畢太哥拉學派	二五
第四章	埃利亞學派	三二
第五章	希拉克利泰	五八
第六章	恩比多立	六五
第七章	原子論學派	六九
第八章	安納撒哥拉斯	七五
第九章	哲人學派	八五
第十章	蘇格拉底	一〇二

目次

一

第十一章	小蘇格拉底學派	一一三
第十二章	柏拉圖	一一三
(一)	生平與著作	一一一
(二)	知識論	一四一
(三)	辯證學說或觀念論	一四六
(四)	物理學說或存在論	一六六
(a)	宇宙論	一六六
(b)	人魂論	一六九
(五)	倫理學說	一七四
(a)	個人倫理	一七四
(b)	國家論	一八〇
(六)	藝術的見解	一八三
(七)	柏拉圖哲學之批評	一八七
第十三章	亞里士多德	二〇〇

(一)	亞里士多德之生平及著作與其學說之大概	二〇〇
(二)	論理學或邏輯	二〇八
(三)	形而上學或玄學	二一〇
(四)	物理學或自然哲學	二三三
(五)	倫理學	二五五
(a)	個人	二五五
(b)	國家	二六〇
(六)	美學或藝術論	二六四
(七)	亞里士多德哲學之批評	二六九
第十四章	亞里士多德以後哲學一般的特徵	二七六
第十五章	斯妥抑克學派	二八〇
第十六章	伊壁鳩魯學派	二八九
第十七章	懷疑學派	二九六
第十八章	新柏拉圖學派以前之轉變期	三〇二

第十九章 新柏拉圖學派……………三〇六

# 批評的希臘哲學史

## 第一章 哲學概說及希臘哲學之來源與進程

在開始研究任何一種學問之前，我們先須知道這種學問所研究的是甚麼。植物學是研究植物的，天文學是研究天體的，地質學是研究地殼崖石的。哲學有甚麼特殊的領域，其研究的對象爲何呢？要想把哲學下一個簡單明確的定義，實在不如任何別種科學那樣容易。這個緣故，第一，就因哲學的內容是隨着時代改變的。哲學的範圍跟着知識之進步而愈來愈狹，昔時包涵於哲學之內者，今日多分離而獨立；柏拉圖時物理學和天文學乃哲學之一部，而現在都成了各別的專門科學，是卽一例。然而這還不是最大的窒礙，其最使人難於下一哲學定義者，就在不同的思想家對於哲學的本義，都有不同的見解，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斯賓塞爾 (Herbert Spencer) 派的哲學定義，必爲黑智兒 (Hegel) 派所否認；黑智兒派對於哲學的界說，亦必爲斯賓塞爾派所不取。我們若謂哲學是對於「絕對」的智識，有些思想家固以爲然；而另一派人則必根本否認有所謂「絕對」之物；或有人以爲「絕對」雖許存在，但不可知，故哲學不能爲對於「絕對」之知識；更有人主張「絕對」無論存在與否，可知抑不可知，惟

其知識終屬無用，故不必求之。在這種情形之下，對於各家各派學說，若不先有相當的瞭解，實在談不到下一哲學定義。換言之，要想下一哲學定義，其適當之處，不在研究哲學之始，而在研究哲學之後。必先通達各方面的見解，然後這個問題纔許有解決之望。

所以這裏不能給讀者以一個明確的哲學定義，祇可指出哲學之所以不同於他種學問的幾個主要特點，並舉出哲學家通常所要解決的幾個重要問題來以爲證例，自然斷難詳盡，不過藉使讀者明瞭其大概。哲學不同於他種學問的第一個特點就是，一切科學都取宇宙的某一特殊部分做研究的對象，而哲學之所注目者卻非特殊的部分，而是宇宙的全體。宇宙是統一的，故其觀念的知識亦必是統一的。但是分工求精的原則之適用於這一方面和其他地方一樣；所以天文學祇取宇宙的一部分——天體而研究之，植物學專力於植物的研究，心理學祇研究關於心理的事實，其他科學無不如是。但是哲學卻不管這等特別的事實，而以全部的實在爲對象，求有以表明宇宙爲一單純的整然的萬物體系。所以哲學也可稱做一般事物的科學，牠的問題是整個的宇宙。一切科學的目的，都在歸原各種多雜的特殊的事實於單純的一般的定律；而哲學則期於實現此目的到最高點，概括全宇宙的一切，而以最少數或唯一單純的普遍的終極的原理說明之。

因此，各種特殊科學問題和材料上總要假定一些事物而不窮其究竟，而哲學則對於一切事物，非窮究至其終極的根源，決不放過。也許有人以爲這句話不對，因爲現代科學的最要律令豈非也是說任何事物非經證明，不



能接受，不能斷定，一切都須拿證據來嗎？這句話在一定範圍內是不錯的，但出了範圍便大有不然。各種科學確實都有一些原理或事實爲牠所假認爲確定的，最後的，不容再加探討。而哲學就是要窮究各種科學所不再窮究的這些東西。所以哲學的領域是在科學達不到的地方。哲學起始之處，正是科學終止之境。哲學所研究的，便是科學所認爲當然的事物。今舉例言之如下：

幾何學是研究空間定律的科學，但其視空間一如常識之視空間，認爲當然的確定的，不再有甚麼問題。沒有一個幾何學家會問空間是甚麼，而這正就是待着哲學家來討論的問題。又幾何學乃是建立於所謂不假考證而自明的公理之上。例如『兩直線不能包圍一空間，』和『等數加等數，其和相等，』這些公理何所依據，幾何學家不必問，而哲學家卻必須加以追究。這也並非哲學家有意爲難，不信這些公理爲真理。祇是我們因何對於某種說明，非經證實，決不置信，而對於別種說明，則不待思考而認爲當然？這實在有研究的價值。何以有些原理彰然自明，而有些原理非證明不能令人相信？此其不同，究由何故？這樣一想，我們便會覺得不要一點證據而能對於事物作廣汎的必然的說明，這實在是心的一種非常的作用。我們謂兩直線不能包圍一空間，其意不僅指我們所據以實驗過的所有特殊的兩直線爲然，而是斷定這種事實絕對不能發生，絕對沒有例外。百萬萬年以前，兩直線不能包圍一空間，百萬萬年而下，也是不能的；在地球上如是，就是在最遼遠的星球上，也必如是。當然我們不能親見百萬萬年而後之事，也不能目睹遼遠的星球彼此間的情形；然而我們相信我們的公理是必然的，無論何時何地都是